

此间文墨

红楼言语见人心

——读《红楼梦百句》

■王婉若

鲁迅曾言,《红楼梦》是少数能“由说话看出人来”的中国古典小说。这份“说话”里,藏着红楼众生的性情与命运,藏着封建时代的人情与烟火。詹丹在《红楼梦百句》中,没有纠缠于情节的跌宕或人物的褒贬,而是精选百余选段,聚焦三十余位人物的对话与心灵独白,以细腻的解读,揭示红楼言语的深层肌理,让每一句寻常话语,都成为照见人物性格、人际关系与时代风貌的镜子。

这部著作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以“言语”为锚点,将百余句选段串联成一幅鲜活的红楼众生相。詹丹深耕红学多年,以深厚的学养为支撑,精选的101个选段,既有黛玉、宝玉、宝钗等核心人物的经典对白,也有焦大、门子等小人物的寥寥数语,每一句都经过精心甄选,以一当十,让读者在碎片化的言语中,窥得《红楼梦》的博大精深。品读这些文字,我们不必沉陷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与情节脉络中,只需循着一句句对话,便能走近曹公笔下的人情世界。詹丹的解读平实中肯、不事雕琢,由小见大、由浅入深,引领读者从容走进红楼深处,真切体会经典文学常读常新的独特魅力。

言语是人物性格的直接投射,詹丹的解读,从未脱离语境空谈文字。黛玉初入贾府,贾母问其念何书,她答“刚念了《四书》”,可片刻后宝玉再问,却改口“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记得几个字”。这前后矛

盾的两句话,詹丹没有简单归为黛玉的狡黠,而是解读出她刚入陌生环境的小心谨慎——听懂贾母暗含的“女孩读书无用论”后,便立刻调整话语,藏起自己的才学,这份敏感与通透,恰是黛玉最真实的底色。

书中的百余句选段,不仅照见人物性格,更藏着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情感纠葛。宝玉挨打后,宝钗手托药丸前来,言语间满是理性的关切,细细叮嘱用药方法;黛玉则哭得两眼“桃儿一般”,半日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唯有一句“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藏着无尽的心疼与牵挂。詹丹通过这两段对话的对比,拆解出黛玉二人的情感差异:宝钗的关切是克制的、得体的,黛玉的牵挂是直白的、炽热的,两种言语,两种性情,却同样藏着对宝玉的真心。

詹丹的解读,更将言语与时代语境相连,让每一句红楼话语,都成为解读封建时代的钥匙。他从选段中,拆解出其中蕴含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与岁时节令;从众人宴饮时的言语礼仪,可窥见封建大家族的等级秩序;从丫头们闲谈时的俗语俚语,能看见当时的市井风情;从焦大醉骂中可读出贾府内部的腐朽与混乱。这些细节,让红楼言语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描写,更成为承载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的载体。

不同于以往红学著作的晦涩,《红楼梦百句》兼具学术的严谨与随笔的温润。詹丹以通俗的语言,将每一句选段的语境、内涵与价值,细细拆解。他不刻意拔高《红楼梦》的文

学地位,也不刻意解读所谓的“隐秘伏笔”,只是客观呈现言语背后的人心与时代,让普通读者也能读懂红楼言语的精妙,领悟其中的人情世故。

书中的小人物,同样在言语中留下了鲜活的印记。门子寥寥数语,便让固执的贾雨村改了判案的主意,藏着底层小人物的圆滑与通透;秋纹凭借巧妙的言语,说得春燕妈妈哑口无言,平息一场纷争,尽显其处事的聪慧;焦大醉骂时的癫狂言语,看似粗俗,却藏着对贾府的忠诚与失望,道尽底层人的无奈与悲凉。詹丹没有忽略这些小人物的言语,而是通过解读,让他们从红楼的角落里走出,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詹丹在解读中,始终紧扣“大旨谈情”的核心,他认为,红楼言语中的含蓄与变通,正是作者对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思考。袭人送茶时,黛玉与宝钗的几句对话、几个小动作,便藏着两人冰释前嫌的亲密;贾母与宝玉闲谈时的话题转换,含蓄流露着祖孙间的情感隔阂。这些言语中的细微之处,藏着最真实的情感,也藏着封建时代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

红楼的言语,不是孤立的文字,而是活着的生命,是鲜活的人心。詹丹以百句选段为切口,带我们看见《红楼梦》的魅力,不仅在于情节的跌宕与人物的鲜活,更在于每一句言语中藏着的细腻与深刻。言语会褪色,可红楼众生的性情,那些藏在言语里的人情与烟火,却始终在时光里流转,成为我们读懂古典文学、读懂人心的一把钥匙。

创作谈

■武敦

创作长篇散文《师傅》源于多种原因:首先,我有过6年工厂经历,6年时光给我人生之路带来无法抹去的印记;其次,1983年我发表的小说处女作,是工业题材,给我的写作带来永不褪色的工业印记。这两方面的“印记”,是我创作“社会工业题材”的“永动机”。同时,也有遗憾和感触。比如,我虽然在车间工作过,但是没当过师傅,没有享受过你在前面走,徒弟跟在你身后的成就感;没有经历过看到徒弟在你通俗易懂的讲解下掌握劳动技能而后豁然开朗的自豪感。随着年龄增大,在遗憾和感触中,我总是想起40多年前对我指导、帮助、包容的师傅们,只要想起他们就会觉得特别温暖。

我先后有过两位令我骄傲的师傅,他们是“带我”的师傅,属于车间“官方认定”的师徒关系。第一个师傅姓杨,第二个师傅姓王。他们也是铆工组长,一个年轻、一个年长;杨师傅和王师傅在车间里都是顶呱呱的技术高手。我目睹过工程师和技术员,在摊开的图纸面前,谦虚地向我师傅请教的过程。只要想起那些场面,我就激动不已。

我早就有过想法,用文字去书写带过我的师傅以及所有指导过我的师傅们,还有车间里的其他师傅,用文学的方式向他们致敬,同时也弥补我虽然当过工人,但没有当过师傅的人生遗憾。我始终认为,60岁以后的人生是用来弥补遗憾的,而用文学的方式弥补又最神圣。

写作伊始,我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采用哪种体裁来讲述师傅的故事?第二个,如何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第一个问题很快确定下来,采用“非虚构”散文体的方式。

第二个问题我犹豫不决。最初,我准备采用一种有难度的写作方式来创作《师傅》。很多年前我有过文本试验,钟情“读书笔记”,读完一部经典作品,用散文语言和小说结构来写读书笔记,后来再改成“读书笔记小说”和“读书笔记散文”。再后来,我又把“读书笔记”的写作更加极致化,把不同时代的经典作品和不同国别的经典作家进行新的整合和构建,变成一部完全陌生的文学作品,比如《李和卡波特来到耶德瓦布内》等。我想用类似的方式来写作《师傅》。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担忧“三工”(工业、工厂和工人)题材和20世纪80年代的工厂故事,读者是否有耐力和精力来静心阅读。我甚至还想过,要巧用悬念来结构情节,创作“非虚构”的《师傅》,就像被称为“悬念女王”的美国作家桑德拉·布朗所认定的那样——“每部小说都应该有悬念”。

最后,我还是决定用现实主义的“白描式”手法来写《师傅》,着力于日常生活的细节展现、工作场景和劳动技能的描摹以及劳动者的内心情感,从而抛弃惯常的写作思路——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来推动叙事发展,按照生活原貌去创作《师傅》。

在写作《师傅》之前,我正在阅读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创作的《农事诗》,他笔下的劳动场面没有悬念,却依然能打动人心。“在固定的窝棚之下,往往会有毒蛇潜入,触之必伤人……还有一种蝎蛇……通常蛰伏于阴暗的屋内,紧贴地面,在牲畜间喷洒毒液。抓起石头,紧握木棒,牧人们,当其气势汹汹地抬头,鼓动嘶嘶作响的脖颈,务必手起棒落,迎头痛击!”

古罗马牧人充满动感的劳动画面,让我想到刚进厂时看到的工人师傅抡大锤的场景。工作性质决定,抡大锤是铆工必备的劳动技能。钢板在运输过程中,表面会有凹凸不平的问题,在工件焊接、组装之前,工人要对钢板进行找平。虽然当时有了油压机、滚板机等机械设备,但是面积不大的凹凸面,机器无法完成找平工作,必须手工操作,需要铆工用大锤锤击。大锤重量有多种,铆工最常用的是18磅大锤。抡大锤不仅需要力量,还需要技巧。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抡大锤的画面带着力量的美感。我当时并不觉得什么,多年以后在生活中遇到悲怆、胆怯、畏缩、犹疑之时,我所经历过的高强度劳动,的确能抚慰内心深处突然闪过的脆弱,带来精神上的鼓舞。这是没有经历过高强度劳动的人不能体会的。

重新回到文学创作上,假如《师傅》只是单纯描写劳动场景和劳动过程,即使文笔再细腻再精致,那也是片面的。

古老的《诗经》给我们的写作带来启示。只是描写“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肯定不是劳动的完整表述,一定要有“河水清且涟漪”的自然风光描写,要有劳动场景和自然风光的相互结合,且劳动过程与自然环境共同呈现。我想,围绕“师傅”本身,还要将“涟漪”不断向外拓展。于是,我在《师傅》中除了讲述“师傅”的故事,还有车间氛围、生产场景的描述;还有师傅家庭状况、亲人命运的表现,以及《师傅》发生地天津历史和风土人情的描写。不能停步,还要将“涟漪”继续延伸,不仅书写“师傅”在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还要通过讲述他们子女的命运,将叙事时间合理而自然地延续到当下,以与当下的年轻读者产生精神共鸣。

我还把少年时代对于《水浒传》的喜爱,投射到《师傅》的写作中。少时读《水浒传》,我能把一百零八将与他们对应的绰号背得滚瓜烂熟。那时候,哥哥的同学、同事和朋友来到家里,上小学的我会被唤出来进行才艺展示。有人拿着《水浒传》,或说人名让我背出绰号,或说绰号让我背出人名。在《师傅》中,我也把12位师傅的名字配上12个绰号,在吻合当年天津工厂的流行风尚之外,也是对我少年时代阅读乐趣的情感追忆。另外,我在《师傅》的写作中,努力追求口语化的叙述,努力与工人师傅的职业个性以及天津地域文化相匹配,正像为本书作序的蒋子龙先生讲的那样,“很像是满嘴天津话的人在漫话家常,自然清新,时有妙语”。我知道这是蒋老师对《师傅》的鼓励,但我的确也是在向这方面努力。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当年我调离车间时,师傅对我鼓励的话语:你去了文化单位,可以更好发挥特长,你要多写写咱们车间,多写写车间的铆工。我答应了,但是答应得不是那么坚定,因为我当时尽管已经发表作品,但还非常幼稚并缺乏自信。那时候,我在文学刊物发表的作品,师傅们并不都能看到;发表在天津本地报纸上的作品,师傅们是能看到的。只要看到我的文章,他们就会传着,还会对新来的工人讲,这个作者过去就是咱们车间的。

写完《师傅》,我的心中有着无限感慨:岁月,不仅是用来追忆的,也是用来书写的。(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致敬车间的那些师傅们



花芬芳书更香梅方明摄

文心荐语

触摸时代的心灵箴言

——品读俞娜华《精句》

■王厚明

“心中无爱的人,他的世界是漆黑的。”翻开上海女作家俞娜华的《精句》,第一句话就直击人心令人震撼。俞娜华的写作不依赖华丽的辞藻堆砌,而是直接叩问读者的内心世界,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常常忽视或刻意隐藏的人生真相。当你阅读这本仅有2261条短句的文集,就仿佛窥见了一个女性对世界的全部思索与感悟,也看见了一条条精粹语句构筑起一座独特的思想殿堂。

一、触及灵魂的思想深度:辩证性与批判性的交响

《精句》最引人注目的思想特征之一,是其鲜明的辩证性和深刻的批判性。俞娜华善于观察、善于发现,从辩证思维的角度看待问题。《精句》的辩证并未因形式简洁而减弱,每条精句都像一颗思想的种子,在读者心中生根发芽,蕴含丰厚的思想内涵。这种简与繁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精句》独特的美学特质。俞娜华深谙“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真谛,在关于成功与失败的思想中,她写道:“放弃不是绝望,绝望才是真正的放弃。”她提醒我们:“满即空,空即满”,这种辩证思维方式帮助读者摆脱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培养面对生活变化的心理弹性。

作为一位兼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俞娜华并未回避现实的阴暗面,她对人性的剖析尤为深刻。“能治的是病,治不好的是心。”以医学隐喻点出精神荒芜的可怕;“公开捐的是款,奉献暖的是心”,既批判形式主义的伪善,又倡导真正的利他精神。俞娜华不盲从任何权威,即使是古圣先贤的观点,她也会进行独立的审视与批判。她对老子“道不可视”观点的补充修正,对清华校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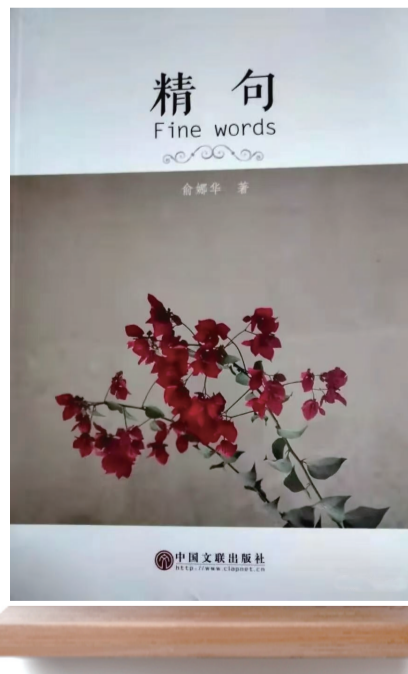
“厚德载物”的重新阐释,这种批判性与建设性并存的思考方式,使《精句》具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二、精致可鉴的艺术特色:极简风格释放思想张力

《精句》的语言风格独具特色,展现出对传统白描手法的熟练运用与现代转化,书中既有警示性和忠告性的语句,也有具体性的叙事、引导性的启迪和情感强烈的主张。看似不经雕琢,实则经过情感的灌注与思想的锤炼,将复杂的哲学思考转化为简洁易懂的语言,如最短的语句仅六字:“人有爱,心有香。”言简意赅,却揭示人与心灵相依共生的深刻主题;“分秒厮守,未必是爱。”短小精悍,道出了人际与感情的事实真相;最长的语句达96字,使用大量排比句式,形成节奏感和气势。

《精句》不靠修辞的繁花点缀,不借典故的高墙围护,而是以最朴素的句式,运用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方式,自然、流畅、干净,于平凡中见真章,是极见功夫的文字。“心灵的灯亮了,才会点亮人生”;“时间在太阳下晒着记忆,又把太阳滤过的记忆,叠好放进箱里”,俞娜华善于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思想,为读者留下广阔的思想空间和多层次的解读可能。

与传统的警句、箴言不同,俞娜华的《精句》虽然形式上简练,但内容上大量运用对比与隐喻,增强了文字的张力。“有钱人装穷为安全,无人人装穷为欺骗”,通过两种“装穷”的对比,



揭露人性的复杂;“大同非世界,差异即真理”,则以唯物辩证为理,赋予认识事物抽象的思想,让每一条“精句”都成为生活真谛的浓缩。

三、沐浴精神的现实关怀:从心灵慰藉到价值重塑

《精句》虽然字少句短,内容却与

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从自然万象到社会生活;从精神建设到金融股市,无不体现出作者对社会的深切关怀。《精句》主动与读者建立一种亲密的思想对话,不是自上而下的道德说教,而是平等的心灵交流,激发读者的自我反思与精神觉醒。“只有放下,才会放飞”,“放弃是一种贡献”,为深陷焦虑的现代人提供了突围路径。“心灵干净,爱自相随。”“机遇总是站在绝望身边等你”,这种关怀不仅表达了作者对纯净心灵的追求,也试图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找到平衡点,帮助读者建立更为健康的价值体系。

俞娜华用灵动的语言,指出了通往内心平静的道路,为焦虑的现代人提供了精神解药,不同人在不同情境下阅读《精句》,会从中找到不同的共鸣点,会以更全面、更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在得失、强弱、成败的辩证关系中寻找人生的平衡点。“打工不相信躺平,打拼不相信眼泪。”揭示人生职场的艰辛,指明了奋斗进取是唯一的正途。“积德如积财,德厚则财富。”“廉洁穷不了志向,贪婪富不了品德”,通过鲜明对比,凸显了道德坚守的价值取向。“幸福,便是简单。”“幸福是某种牺牲”,这蕴含了对现代生活复杂性的批判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是对当代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反思与重建。

“一句一世界,一字一修行。”在这个信息不断冲刷、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精句》中的每一条语句都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在心灵的夜空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精句》为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为入处世的智慧、辩证思维的方法,更是一种坚守正道、向善而行的人生态度。

